

皇  
清  
經  
解

金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二百零一

學海堂

經義雜記

武進臧茂才琳著

周人以諱事神

左傳桓六年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杜注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正義曰周人尊神之故爲之諱名以此諱法敬事明神釋文周人以諱事神名絕句衆家多以名字屬下句案當從衆家以名字屬下句杜讀終將諱之謂自父至高祖皆諱正義曲通之非也名終將諱之者卽曲禮所謂卒哭乃諱也鄭注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此謂生則名之死則名終矣故以木鐸徇告將

諱之如以爲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則將字何所施乎正義  
又曰終將諱之謂死後乃諱之此雖非杜意然其義是也據釋  
文知漢儒賈服等皆讀周人以諱事神句名終將諱之句好乖  
先儒乃魏晉人之通病也豈獨一杜預哉

爾雅經注用韻

爾雅釋訓子子孫孫引無極也顒顒印印君之德也丁丁嚶嚶  
相切直也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嚶嚶喈喈民協服也佻佻契契  
愈遐急也宴宴粲粲尼居息也哀哀悽悽懷報德也儵儵嘒嘒  
罹禍毒也晏晏旦旦悔爽忒也皐皐瑁瑁刺素食也懽懽搖搖  
憂無告也憲憲泄泄制法則也謔謔謔謔崇讒慝也翦翦訛訛  
莫供職也速速蹙蹙惟速鞠也每句第七字皆用韻晉郭氏注



云世世昌盛長無窮道君人者之德望丁丁斫木聲嚶嚶兩鳥  
鳴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梧桐茂賢士衆地極化臣竭忠鳳皇應  
德鳴相和百姓懷附興頌歌賦役不均小國困竭賢人憂歎遠  
益急切盛飾宴安近處優閑悲苦征役思所生也悼王道穢塞  
羨蟬鳴自得傷已失所遭讒賊傷見絕棄恨士失也譏無功德  
尸寵祿也賢者憂懼無所訴也佐興虐政設教令也樂禍助虐  
增譖惡也賢者陵替姦黨熾背公卹私曠職事陋人專祿國侵  
削賢士永哀念窮迫亦依倣經文用韻更加以錯綜變化牽上  
搭下其注也或一句或二句或三句或四句其句也或三字或  
四字或五字或七字或八字其用韻也或每句一韻或每句二  
韻或每句三韻悲苦征役當爲役征方與下句思所生韻或疑

譏無功德尸寵祿也不得韻案大戴禮記載孝昭冠辭云以承  
皇天嘉祿韻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韻秉集萬福之  
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韻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  
韻是西漢人固已協用之矣

### 董子言性

春秋繁露實性云無教之時何處能善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  
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  
繼天而成於外也非在天所爲之內也天之所爲止於繭麻與  
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此皆聖人所繼天  
而進也非情性質樸之能至也聖人言中本無性善名而有當  
日善人吾不得見之矣使萬民之性皆已能善善人者何爲不

見也觀孔子言此之意以爲善難當甚而孟子以爲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聖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筭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復二十日而後能爲雛繭待繰以綰湯而後能爲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爲善善教誨之所然也是以米出於粟而粟不可謂米玉出於璞而璞不可謂玉善出於性而性不可謂善卵之性未能作雛也繭之性未能作絲也麻之性未能爲縷也粟之性未能爲米也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案董子言性謂性不能本善必待教而後能善殆卽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之說而小變之但不如荀子之言性惡耳孔子雖無性善之言然論語云性



皇清系角 卷三  
相近謂性與善相近斯卽聖人性善之說矣若謂必待王教而後善蒸民之詩將何說焉余故深有取於韓子嬰之言也

### 新宮災

春秋成三年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左氏無傳杜注三年喪畢宣公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公則曷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何注此象宣公篡立當誅絕不宜列昭穆成公幼少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將不得久承宗廟之應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諡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又漢書五行志上云新宮災穀梁曰爲宣公不言諡恭也劉向曰爲時



魯二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謹仲舒曰爲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興兵戰伐故天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案公羊當從董說天意以成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不如災之欲成公之追念其父寢兵息民也若謂以宣篡立故災之則天何不誅之於未亡之先而必欲災之於入廟之後乎何注謂臣威大重結怨彊齊則與宣廟無涉穀梁當從劉說謂成不能用父命以誅三家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天意若曰爾不

能聽父生前之命安用死後之廟哉不如災之庶成能感悟追用父命乃不能而徒爲三日之哭哭而哀禮也不敢稱諡恭也夫能用父命方可謂之孝有禮而恭非孝子之能事也檀弓說申生自卒而以爲恭世子鄭康成云言行如此可以爲恭於孝則未之有余謂公羊穀梁云禮也者皆微辭以婉刺也何休杜預云善得禮失經傳之旨亦非董劉之意也至謂天欲去三家故災宣廟以示之雖天意昭昭每因此以示彼然較之不用父命之說似疎矣

遂跣以下

左傳宣二年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釋文遂扶以

下舊本皆作扶房孚反服虔注作跣先典反云徒跣也今杜注  
本往往有作跣者正義曰服虔本扶作跣注云趙盾徒跣而下  
走禮脫屨而升堂降階乃納屨堂上無屨跣則是常何須云遂  
跣而下杜本作扶言扶趙盾下階跣案遂跣以下者言雖降階  
猶不暇納屨故公羊傳宣六年云蹻階而走又云有起于甲中  
者抱趙盾而乘之明盾雖已下階猶未納屨不能疾走故也遂  
跣以下正言匆遽之狀若如杜本爲提彌明扶盾下階一何從  
容不迫乎公羊傳云靈公召趙盾祁彌明佗然從乎趙盾而入  
放乎堂下而立何注嫌靈公復欲殺盾故人以爲意又言靈公  
欲觀趙盾之劍盾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  
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據此則大夫侍宴君所御僕立於堂



下左傳云趨登者言登階而呼耳不得竟上堂扶盾也

環案提彌明雖

不得升堂然登階而呼而盾已足階則亦可扶以下正義本是若作跣字亦可通

### 衷窈窕

毛詩序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注哀蓋衷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鄭氏改作衷正義曰以后妃之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之事在其閒也經云鍾鼓樂之琴瑟友之哀樂不同不得有悲哀也故云蓋衷字之誤論語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彼仍以哀爲義者鄭荅劉琰云論語注人閒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案論語集解載孔安國說是哀字據此則鄭注論語亦作哀義得兩通故不依詩箋追改也詩正義引王肅云哀窈窕之不得此因

箋改爲衷故肅讀如字以難鄭後漢書皇后紀云進賢才以輔

佐君子衷窈窕而不淫其色李賢注引詩序云衷窈窕蓋俱用

鄭說李善注文選云哀當爲衷  
六臣本作衷翰曰衷念也

豚曰豚肥

曲禮記下豚曰豚肥注豚亦肥也春秋傳作豚豚充貌也釋文

豚肥從忍反注同本或作豚案鄭旣云春秋傳作豚明禮記不

作豚矣據釋文所引之本知本作豚曰豚肥注云豚亦肥也左

傳桓六年吾牲牷肥豚鄭以此豚肥卽春秋傳肥豚但義隨字

變故訓豚爲充貌與肥義原相通然可驗此本之不作豚也正

義云豚曰豚肥者豚卽充滿貌也又杜注左傳豚亦肥也正義

云曲禮曰豚曰豚肥肥豚其文知豚亦肥也禮記釋文亦從豚

爲正字是唐時經注俱已誤作脂矣

脉脂聲相近

往近王舅

詩崧高往近王舅傳近已也箋云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案近乃近字形近之譌說文丌部紆古之適人以木鐸記詩言从辵从丌丌亦聲讀與記同又丌讀若箕與其同聲故彼記之子亦作彼其之子詩以近字聲與記其同故借用之鄭從許讀若記故云辭也毛傳爲已則音以蓋古已已近聲皆相近也正義曰歡而送之往去已此王之舅也得毛旨矣正義又曰以命往之國不復得與之相近故轉爲已以爲辭也然則唐時本已作近孔仲達亦不知本作近矣

莊十七年多麋



春秋莊十七年冬多麋杜注無傳麋多則害五稼故以災書漢志云劉歆曰爲毛蟲之孽爲災劉向曰爲麋色青近青祥也麋之爲言迷也蓋牝獸之淫者也是時嚴公將取齊之淫女其象先見天戒若曰勿取齊女淫而迷國嚴不寤遂取之夫人旣入淫於二叔終皆誅死幾亡社稷董仲舒指略同京房易傳曰廢正作淫火不明國多麋又曰震遂泥厥咎國多麋案何注公羊云麋之爲言猶迷也本劉子政義志云董仲舒指略同則公羊亦以麋爲淫女天之示戒於莊公也乃何氏云象魯爲鄭瞻所迷惑則據春秋說以取齊女爲聽鄭瞻計見疏較先儒迂遠矣京君明說易當以震遂泥爲溺愛淫女故迷惑不明而國多麋李奇注具二說後說得京意

李奇曰從二至五有坎象坎爲水四爲泥在水中故曰震遂泥泥者泥溺

於水不能自拔道未光也或呂爲溺於淫女故其妖多麋麋迷也

范解穀梁引易傳首二句義

不了當以劉子政說補之

堯如腊舜如腊

穀梁音義莊廿四年雉腊下引說文云北方謂鳥腊曰腊傳曰堯腊舜始腊案說文肉部腊下引傳曰堯如腊舜如腊不作始字上如字亦當有又論衡語增云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勤事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腊桀紂之君垂腴尺餘然則稱堯如腊舜如腊者言堯舜憂勤故體瘠若乾腊耳桀紂逸樂故垂腴尺餘言其肥也下二語亦傳文

白圭之玷

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傳玷缺也箋云玉

之缺尚可磨鑢而平人君政教一失誰能反覆之釋文玷丁簞反沈丁念反說文作𠂔案說文刀部𠂔缺也从刀占聲詩曰白圭之𠂔義與毛傳同是詩本作𠂔也从刀有缺失義故又爲斯言之𠂔俗人以文連白圭遂改刀从玉矣

### 魚須文竹

禮記玉藻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注文猶飾也大夫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正義曰盧云以魚須及文竹爲笏非鄭義也案釋文引隱義云以魚須飾文竹之邊須音班正義引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此並與注合釋文引崔云用文竹及魚班也然則文竹魚須二物皆可爲笏崔靈恩本盧子幹說義得兩通隋志禮記音義隱一卷謝氏